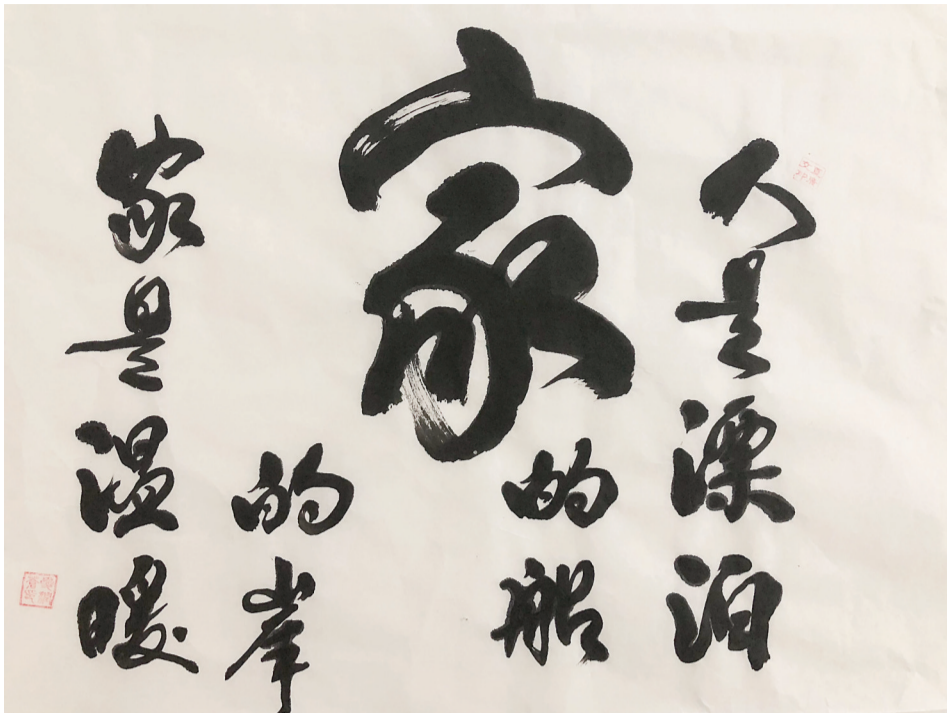




书法欣赏



家是温暖的港湾。
(作者:夏广文 79岁 天元区湘江名都小区)

征集

株洲晚报《乐活周刊》长设“常青艺苑”专版,专登老年人作品。

赐稿请寄:株洲晚报一楼乐活周刊投稿箱,另外,请注明姓名、年龄、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。邮编 412000;邮箱:wblehuozhoukan@sina.cn。

特别提醒:本刊登载的文章、美术作品均有稿酬(纸版、电子版、微信版稿酬合一),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,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。作者如无特殊声明,即视为同意授予本刊及本刊微信版、本刊合作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权,本刊支付的稿酬包括此项授权的收入。



晚报乐活周刊读者群:
632352980

我曾穿竹屐上小学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祖国的童年,也是我的童年。

那时,我家在石峰山下的竹山冲。也许是祖祖辈辈吃了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苦头,我还未满6岁,父母就送我去上学了。

寒冬的一天,北风削脸,雨点夹雪粒砸在地上沙沙响。我吃完早饭,父亲拿出一双专为我制造的竹屐说:“济南,今天你穿竹屐上学吧!”我一看,两个刨光了竹皮的茶缸般粗的五寸来高的竹筒站在地上,上端长着一对寸多高的竹耳,竹耳里穿着一根滚边的布带——这就是比木屐简陋得多,活像一个“凹”字的竹屐,这就是山里人的雨鞋。

把穿布鞋的脚嵌在两个竹耳之间,将布带系在脚背上。我想到雨雪天就要穿竹屐上山下坡,跳坑过桥,心里有些害怕,撒娇地哭起来了:“爸爸,我不穿,会戳脚!”父亲见状,把竹屐放回桌子底下,对我说:“好,不穿它,我背你。”他穿上自己那双沾满泥泞的大竹屐,将棕叶斗笠戴在头上。我趴在他宽大的背上,双手搂住他的脖颈。他的一双大手托住我的屁股。我把头缩在竹笠下面,感到温暖和舒适。父亲提起脚来,踩在雨雪泥泞的路上,发出特有的响声,路面上印出两行深深的圆圈。

父亲是雨中的伞,雪中的车,雨雪来了,他会遮护我,保护我。

那天晚上,父亲给我讲了一个竹屐的故事。他说,前辈有个叫竹斋公的,因为不愿参加一次与外族争夺坟山的械斗,被族长驱逐。竹斋公带着家人浪迹天涯。有一天,他经过荒无人烟的石琴山下,发现山冲里有一片青翠的竹林。说来也巧,那时正是草长莺飞的清明时节,春雨过后,竹林中新笋破土而出。这大自然恩赐的又大又鲜嫩的竹笋,对于饥饿的流浪者,简直是救命恩人。于是竹笋留住了竹斋公。竹斋公用竹竿和竹枝在竹林里搭起了一个人字形的原始竹棚,用春笋延续下来的生命,在这里开山种地。到了寒冬,竹斋公仍要上山下地,可是没有雨鞋。于是他砍回竹子,锯下两节竹筒,做成了不要钱的竹屐。竹斋公第一次穿上自己做的竹屐,在竹山冲的泥泞路上东摇西晃地走来走去,

山路上印出了竹屐特有的圆圈——这是人适应自然,征服自然,顽强生活的足迹。从竹斋公到现在,也不知过了多少代,这自制的简易雨鞋——竹屐,伴随着竹山冲人,在年复一年的雨雪中跋涉……

父亲讲的故事让我对穿竹屐不那么害怕了。第二天上学的时候,我叫父亲帮我穿上那双崭新的竹屐。父亲一边拿我的脚往竹耳间挤一边说:“穿惯了就会稳的!”我在雨雪泥泞中高一脚低一脚地挪动着。父亲一边扶着我一边告诉我穿竹屐的诀窍,他编了几句顺口溜叫我记住:“竹屐竹屐,脚要高提,泥路轻踩,石头莫踢,上山人向前,下山身稍后,过桥慢慢移!”他的脚做着示范动作,指着路告诉我如何选择,如何平衡身体,如何防止戳伤脚。我终于挪过了野鸡坡,移过了烂木桥,来到了学校。虽然脚板腰里被咬痛了,但心里很甜。

有一次,我们班的“猴头”想出了一个馊主意——竹屐展览,比赛谁的竹屐美观大方,穿着舒适!于一双双竹屐在教室走廊上排成扇形队伍,大的,小的,高的,矮的。“猴头”俨然像个竹屐裁判员,瞪着眼睛搜索了一番之后,从竹屐阵中提出一双提在手上说:“这是竹履冠军!不高不矮,不大不小,竹筒上雕了千里马,有飞奔天下之志;竹耳光滑,系上滚边布带,不会咬脚;缺口里垫上了一块与脚一样长的薄木板,穿着舒适!”我一看,心差点跳出喉咙了,那双竹屐是我的!我冲上去叫起来:“这是我的!”“啊,竹履冠军!”同学们欢呼着,围住我,把我举起来,真像荣获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受到欢迎一样。

六十年代,竹山冲人穿上了轻便舒适的浅口橡胶套鞋;七十年代,轻便雨鞋代替了浅口套鞋;八十年代,又飞来了稻田靴、稻田袜……

然而童年里自己亲手编写的竹屐的童话,仍深深地刻在心上,随着祖国改革开放后日益繁荣富强的巨变,心版上的竹屐愈加清晰。“父亲对我讲过竹屐的故事,我也该向孩子和孙子讲一讲我的竹屐的故事。”我望着孙子脚上天蓝色的小雨靴在心里说。

(作者:曹济南 71岁 湘银小区)

棋迷老潘

老潘善弈。只要有棋下,他可以烟不吸,茶不喝,饭不吃,觉不睡,是个很有意思的棋手。

老潘平时文质彬彬,下起棋来却判若两人,是一个地道的进攻手。他棋风凌厉,每一开局便大刀阔斧,硝烟四起,车马炮浩浩荡荡越过楚河汉界,直逼对方军帐,呐喊夺帅。对方若稍不留心,老将更会被他擒了去。老潘下棋善于搞精神战术。若是陌生人对弈,他尚注意礼貌,下棋只用手,不动口。若是熟人,他就要手口并用,唱戏曲、哼小调,或是拿过报纸朗声阅读,再不就是吐舌头做鬼脸,间或问对手一声:“还走不走棋?当长篇小说看?”当然,还有比这更刺激人的话。这种精神战术,轻则可使对手无法冷静,变得心浮气躁;重则可以声东击西,让对手一败涂地。

老潘下棋,观者越多,他越有劲头。若是无人观战,他便硬拉别人来看,不惜频频敬烟稳住观众。当然,不论强征还是利诱,必须在他稳操胜券之时。老潘称王称霸,引得一些好战分子纷至沓来,要与他一决雌雄,老潘则是来者不拒,一概奉陪。那些上门找战者,会受到良好待遇。

老潘的妻子通情达理,对丈夫的棋友一律以礼相待。即使棋子声响到深夜,她也不会出面叫停,扫客人的兴。有妻子的耳朵监听,老潘不再猖狂,总是客气地让你先走,甚至提醒你这样走要丢马,那样走要丢炮。你要悔棋,他也不发火,只是憨憨地笑笑,一副虚怀若谷的样子。

老潘也有失利的时候。大家最感快意的不是他失败的结果,而是他失败的过程。在棋局陷于被动之时,他也会失去大将风度,唱歌、读报、谈天的兴致不会再有,代之而来的或是长久的沉默、频频摇头;或是喃喃自语,举棋不定;或是脸色涨红,鼻尖冒汗;甚或是吵吵闹闹,硬要悔棋。让老潘悔棋,等于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,没有谁愿意。大家接受教训,吃了他的棋子,或是攥在手里,或是放进衣袋,反正不摆在棋盘边。就这也不是相安无事,他会扳你的手背,掏你的衣袋,甚至与你满屋追逐。如果你不能成功,老潘则拒不认输,以罢战相威胁。这时你为了下完眼看就要获胜的棋局,只得让步,而这一步,到手的主动权也可能随之让给了老潘。

我一度对象棋有过浓厚的兴趣,但这种兴趣只有与老潘对弈时才有。

(作者:朱定邦 84岁 荷塘区富华商业广场融华阁)



我们的金婚故事

爱情就是牵着你走过人生55年

爱情最浪漫的事,就是55年如一日陪伴在爱的人身边,不离不弃。近日,天元区大坪社区党总支开展党建引领·三社联动“寻找金婚老人”活动,晚报记者也来到该社区贺永松、汤述端两位老人的家中,感受他们风雨同舟、相依相伴的激情岁月,听他们分享多年婚姻经营的成功经验。

夫唱妇随,只愿得一心人

贺永松、汤述端认识的时候,就一句话,看才艺。1961年,当时两人都在湘潭一家工厂工作,年轻时爱好音乐的贺永松,会在宿舍楼里吹笛子、拉二胡,经常惹得路过的女同事万般流连。其中,就有当年20岁的“小粉丝”汤述端。“不仅是会乐器,他还经常拿着个棍子在地上写字,写得很漂亮。”汤述端说,在同事们的玩笑下,两人真的谈起了朋友。

那个年代,人们相对保守,按照贺永松的话来说,就是周末能在一起散步,看场露天电影,“坐自行车,她还只敢坐后面,怕坐前面影响不好”。直到1963年12月25日,他们终于结婚了。喜事一切从简,领证,在单位办公室给同事发些糖呀花生呀,请几个好朋友一起在家里吃个饭,就算婚礼了。

夫妻两人对待工作都十分认真,1965年,响应国家“支援三线建设”的号召,选择举家迁往昆明。“当时大儿子刚出生,妻子还在坐月子,我先过去。”贺永松现在回想起来,还有些内疚。1968年小女儿也出生了,他说,以前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,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,都是妻子在承担。

如果说离开湖南是工作需要,那么1978年回到株洲,则是生活需要。“我亲生父母去世早,当时岳父母需要人照顾,所以决定回来。”贺永松称,回来后他前后在市粮食局、原株洲市大米厂工作,妻子工作上也一直跟随自己的脚步。

“四好”男人,爱屋及乌

退休后,贺永松就喜欢在家写毛笔字、打羽毛球,直到现在都还在坚持着。

“这个字写长了一点,落款要小一点。”一边看着丈夫写字,一边提出“建议”,汤述端说,以前自己也会打球,但这几年身体不行了,连生活自理都成了问题。77岁的汤述端患有高血压、眩晕症多年,前两年被查出帕金森。因为患病,她的手无法向后弯和举起,换衣、穿鞋、洗澡等都需要贺永松帮忙完成,更别说做家务事。环视了一下这个干净整洁的家,汤述端笑说,如今她只要做三件事:吃饭、睡觉、看电视。“不仅是爱自己、对自己好,那时我母亲90高龄,与我们同住3年,几乎都是他在照料。甚至母亲拉了污秽的裤子,都是他帮忙清洗。”汤述端说,贺永松有“四好”:好丈夫、好爸爸、好爷爷、好女婿。

79岁的贺永松每天忙忙碌碌,但始终把笑容挂在脸上。“过日子拌嘴肯定会有,但几十年从来没有真正红过脸、打过架。”当问起婚姻相处之道的“秘诀”时,贺永松、汤述端不约而同说:包容。

爱上一个人始于才华、忠于人品,55年如初见,小浪漫小爱好贯穿着他们的婚姻。贺永松还是那个多才多艺的贺永松,汤述端还是那个娴静可爱的小“粉丝”。摊开一张白纸,贺永松挥毫写出“相濡以沫”,以表心中之情……

(赵帅帅/文 沈三/图)



充满生活味儿的深秋要阳光更久一点

对于古人来说,秋天是属于慢时光的季节。

因为那个时候,属于农耕社会,人们遵从着春播、夏管,而到了农历九月未端,在一年辛苦劳作后慢慢闲下来,悠然度过一段长长的时光。

所以,那个年岁里,文人雅士会去踏秋,而老百姓则会准备果腹的食物,比如腊肉腌菜。

到了现代社会,物质条件日益丰富,但老的习俗却没有变,比如在这温暖有阳光的日子里,霜降节气后,老小区里的家家户户晒起了萝卜,而充满柴火香气的炉灶旁,则是烟熏的腊肉。

这几天阳光充足,的确是做这些事情的好时候。市气象台说,本周接下来的日子,这样的好天气还将延续,但是早晚气温低,只有12—13℃,会有点冷,阳光出来后,一切都会暖起来。

好好享受这深秋散漫的时光,它是如此充满生活味儿的季节,像一个邻家小姑娘,这么惹人喜爱。

(记者 王娜)

Table with weather forecast: 今天天气 晴 12-23℃, 明天天气 晴 13-24℃, 后天天气 晴 12-24℃

(市气象台27日16时发布)

株洲历史上的今天

2008年的今天,株洲市获评国家园林城市。

2009年的今天,南车株机获土耳其3.5亿元轻轨列车订单。

导读

家里有位“极节俭”老人

A02

株洲“斜杠老人”的快乐人生

A03